

王惕斋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刍议^{*}

王宝平

内容摘要:晚清浙商王惕斋寓日四十年,与历届驻日使节过从甚密,是近代中日关系变迁的见证人。他晚年撰写的笔记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,文风朴实,史料丰富,鲜为人知。尤其对中国驻日外交官的记载,更是提供了晚清鲜活的人和事,具有其他资料无法替代的珍贵价值。

关键词:王惕斋 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 晚清笔记

王惕斋,讳仁乾,字健君,号惕斋,以号行。道光十九年(1839)生于宁波府慈溪县黄山村,国学生,父庸晟(1815—1862),廪贡生,即用儒学训导。同治九年(明治三年,1870)赴日,光绪二年(明治九年,1876)受雇于日商,后在东京开设“凌云阁”店铺,以经营为生。光绪十八年(明治二十五年,1892)因车祸失臂致残,晚号“独臂翁”。1910年回国,翌年卒于上海客次,寿73。王惕斋身为商人,但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娴熟的日语能力,在中日政界、学界具有广泛的人际关系。同时,他爱国心切,曾吟诗言志:“观世滔滔水下滩,痴心只手挽狂澜。九重若听刍尧计,积弊消除自不难”。又云:“主权已失旧江山,不是维新总不还。莫笑老翁头戴白,半因忧世鬓毛斑。”^①亟盼祖国富强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。他接待了罗振玉、缪荃孙、张謇等人的访日,帮助何如璋等外交官在日开展活动,为汪康年办报提供了有益的日本信息,资助中国人出版了多种图书。尤其是他位卑不忘祖国,上书政要,发表文章,借鉴日本的经验,提出了不少改革时弊的主张^②。可以认为,王惕斋是明治时期最为活跃的寓日华商之一。

王惕斋遗有《中东通语捷径》、《无师自通东语录》,以及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三书。前二书为日语学习用书,后者是他撰写的笔记。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虽已出版^③,却鲜见研究。鉴于此,拙文拟对其进行介绍,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。

^{*}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“日本藏晚清中日笔谈史料集录与研究”(10YJA870020)阶段性成果。

^① 王惕斋:《中国宜收回邮权说略》,《申报》1907年10月5日。

^② 参见拙文:《明治前期赴日浙商王惕斋之研究》,《浙江工商大学学报》,2012年第3期。

^③ 王惕斋哲嗣王勤漠在《王惕斋及嫡孙文集》(中国文史出版社,2013)中全文收录。

一、笔记内容简介

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，不分卷，1册，80页，铅印本，封面题：独臂翁闻见随录病马所有权。封面右中钤椭圆印：病马。杜甫辞官后曾作《病马》一律，颌联为：“尘中老尽力，岁晚病伤心”。王惕斋五十多岁时失臂致残，“病马”疑为王惕斋的自号。卷端未见著者署名，但卷末题：王惕斋著。封底印一行小字：大日本东京三协印刷株式会社印行。出版年未详，审其内容、装帧和印刷，当为1910年代付梓。该书无前言后记，首有目次，凡60则，笔记体，内容主要关涉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外关系史。

1. 中国近代史

以江浙一带，尤以宁波地方史事为主，间载太平天国等其他内容。篇名如次：

(1) 地方史。《断臂原委》、《祖考箴言》、《不预则废》、《宁波盐案》、《黑水党偷头妙法》、《海关记事》、《陆逸顺》、《陆逸顺与周某》、《四明公所事》(2则)、《赵封翁逸事》(2则)、《白璧点瑕》、《代父训母》、《上海租界警务之腐败》、《借端辱士》。

(2) 太平天国等。《二伪王乞降》、《妄谭》、《伪东王之残暴》、《友于兄弟》、《文过与卖友》、《安插驻防》、《容纯甫先生逸事》、《驾驭不善》。

2. 近代中外关系史

以中日关系史为主，亦载有鸦片战争、中法战争等中西关系内容。篇名如下：

(1) 中日关系史。《战前之日本》、《日人善于取法》、《日人之善骗》、《日本警察之文明》(2则)、《日人阴险可怕》、《华侨杂居之非易》、《文人游历日本内地之开端》、《兵船在长崎闹事之原因》、《辽东半岛之条约》、《国耻难堪》、《假学生》、《锄奸社倖要放他一条生路》、《利己杀人》、《我国驻日公使琐事汇记》(4则)、《徐公使见重于人》、《庚子年之我公使》、《黎公使有断》、《人心随风气为转移》、《随员之阴险》、《某领事无爱国心》、《译员杨砚池逸事》、《高松保郎义士略迹》、《日将川上氏重视我国》、《近卫公爵诚繄纨绔子弟之高论》。

(2) 中西关系史。《林文忠革职原因》、《林文忠逸事》、《外交之失败》、《某管带之罪状》、《马江之战役》、《法人之残虐》、《英公使威妥玛之挟要》、《盖州之役》。

王惕斋行事务实，文字严谨。这种风格在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中也得到一以贯之的体现。该书每条内容，短者寥寥70余字(《黎公使有断》)，长者近千字(《庚子年之我公使》)，多据王惕斋寓日30余年间的耳闻目睹写成。有些在文末注明资料来源，如“此小涛先生所亲为余言者也”、“此系吴抚蓝幕友所说”、“此事系罗译员所说也”^①等，可见据实而出，可信度较高。

二、笔记价值

清季中国诞生了众多笔记,其中涉及海外见闻者亦不在少数,但寓居海外长达30余年者所撰写的笔记,尚属罕见。因此,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有其比较特别的价值。以下从中日关系的角度作一重点阐述。

1. 反映国人对日本人的认识

清末中国,国门洞开,文人学士纷纷走出国门,游历海外。面对异样的风景,不少学人撰写了游记或笔记,留下了雪泥鸿爪。如李圭《环游地球新录·东行日记》(1876年)、王韬《扶桑游记》(1879年)、李筱圃《日本纪游》(1880年)、叶庆颐《策鳌杂摭》(1880年)等即是个中翘楚。但他们多为匆匆过客,逆旅中参观未必全面,感受未必深刻,而王惕斋寄身东瀛数十年,耳闻目睹维新后五光十色的种种骤变,其笔记就成为较为客观反映当时日本面貌的珍贵材料。

综观他对日本的认识,不偏不倚是一大特点。既有《日人善于取法》、《日本警察之文明》(2则)等有关其正面的记载,也有《日人之善骗》、《日人阴险可怕》等有关其负面的判断。其次,全文毫无虚言浮文,内容切近实际,多据身边事例撰成。如在《日人善于取法》一文中,他列举了亲身体验:初到日本时,日本的实业尚欠发达,不知有以火孵鸭之事。后经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品川忠道介绍,从宁波等地聘请了2名专家,越数年后,不仅能孵鸭,还能举一反三,用相同的方法孵化出镇江大种鸡。“可谓善于研究者矣”^②。

在《日本警察之文明》中,王惕斋列举了发生在日本的两件事情。其一是:一西人雇佣一名上海女佣来长崎游历,他不仅不给佣金,还每天加以虐待。初始,女佣鉴于上海巡警多偏袒洋人的现实,只能忍气吞声,以泪洗面。后在同乡的帮助下,告知日本警察。最后,该西人支付了扣欠的佣金,并另给川资回国。其二是:一西人在威海卫船厂担任小头目,对华人蛮狠无比,动辄拳脚相加。赴横滨游历,定购帽子后,又出尔反尔,企图赖账,同时对店家撒野动粗。闻知此事,日本警察反复登门,迫使该西人支付了帽款和医疗费^③。王惕斋在赞许日本警察文明执法的同时,感叹上海租界的警察殃民有余,办事不力的现状,主张必须修订与西人签订的不平等租界章程^④。

王惕斋对日本人的上下团结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日俄战争之前,天皇及总理担忧俄国地大兵众,难与为敌,不敢妄开兵端。但外省综合各党的意见认为:俄国军费十倍于日本,俄兵吃肉,履皮鞋,马吃玉米,而日本兵食菜羹,履草

①《借端辱士》、《文过与卖友》、《我国驻日公使琐事汇记其二》,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,第5、19、42页。

②《日人善于取法》,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,第24页。

③《日本警察之文明》,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,第26页。

④《上海租界警务之腐败》,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,第29页。

鞋,马吃草,在物质条件上确实逊于俄国。但俄国官员好货财而不顾国体,俄国士卒多野蛮而不谙战法;日本虽小,但上下一心,士卒用命,殆有胜俄之势。因此,日本决心与俄国决一雌雄。“自还辽东以来,尝胆卧薪,朝夕不忘,即学校中之教师,每于临讲之际,无不以日俄关系善告学生。故人人之心目中无不有战争之念,及临战期,已养成数十百万之健儿(中略),则俄之为俄,安得而不败。”^①

除此之外,王惕斋还记载了一些负面的事例。一日本人引诱中国学生赴日留学,抵日后,他却每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,置学生留学之事于脑后。学生诉诸警察,才发现学费已被其挥霍一空,学生被迫再度请国内父母汇款救急^②。此外,笔记还写道: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品川忠道为给亲戚借款,违法担任保人,致使华商蒙受巨大经济损失,最后被迫将经营的长崎端岛煤矿出售给三菱公司^③。

2. 提供近代中日外交的新史料

本书60则笔记,越半数为中外关系的内容。其中事涉日本的笔记更多,尤其对中国驻日外交官的记载,更是鲜有所闻,弥足珍贵。清末共有13届公使驻日,笔记涉及其中七届:第一至第四届公使何如璋、黎庶昌、徐承祖、黎庶昌,第七至第九届公使裕庚、李盛铎和蔡钧。

比如,关于第三届驻日公使徐承祖(1842-?)被指在日期间行私贪污案,学界多从《德宗景皇帝实录》,较少予以进一步的关注。而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则披露了此案背后的隐情:徐公使任上一随员,自称为某中堂之外甥,由某大员推荐至使署,主张其俸薪当等同于参赞。徐承祖以无此先例,予以拒绝。该随员复又使计,假冒致某大员一信,使徐承祖信以为真。从此该随员愈发狂妄自大,目中无人。调入横滨领事馆后,他软硬兼施,强租厂商房屋,将事态扩大,造成恶劣影响,受到徐承祖的严厉训斥,由此怀恨在心,“未几,徐公竟以铜案事被参,识者莫不知为该员因私挟嫌,而暗中中丧之也”^④。王惕斋认为徐承祖蒙冤的主要原因,是该随员作祟所致。他还透露,徐承祖在任时,深得人心,横滨华商听说徐承祖被拘,纷纷为之鸣冤,欲联名上诉,代为申雪。后因该随员威胁而作罢^⑤。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还认为,黎庶昌在查办此案过程中,不惧威胁,秉公处理,主持了正义^⑥。

对于第七届公使裕庚,王惕斋抨击最厉,直斥其“不识时务,妄自尊大,而心术甚阴险。”裕庚经常偷窥属员家书,如有人在信中说其不是,即大加训斥;有随员对其公子未请安,即严责不贷;其女公子举止欠庄重,译员曾海善意提醒,反遭其怒,其轻佻行为被日本报纸曝光后,迁怒于曾海,将其辞退,“使曾君

①《战前之日本》,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,第22页。

②《日人之善骗》,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,第25页。

③《日人阴险可怕》,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,第64页。

④《随员之阴险》,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,第51页。

⑤《徐公使见重于人》,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,第46页。

⑥《黎公使有断》,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,第47页。

惘惘作丧家之狗。幸有同乡辅助川资,得归故里,否则不堪设想矣。”“公使视随员直不啻如奴隶矣。”而裕庚夫人“性乾刚,有男子风,颇欲干预外事。侍婢数人,视如犬马,挞楚之事,无日无之。有二侍婢被笞死,有吕领事取会馆寄卖之棺殓之,发埋于中华坟山,人皆惜之。”“又有北地来之大足女佣,因背夫人之言,逐出门外。时风雪甚,该佣惨莫能言,惟有哀号而已,巡士见而怜恤之。后由随员代求,方许入署。盖亦幸而使署有治外法权也。否则,巡士当必入而干涉之矣。然而貽笑海外,丧失国体,不亦甚乎”。正因如此,王惕斋认为:“我国放钦使于日本,自何学士始,历任以来,无不与日本之名人学士诗酒往来。至某公使(笔者注:指裕庚)莅任后,若辈皆风流云散矣。盖亦以其为不可友也”^①。他在《我国驻日公使琐事汇记其二》中继续抨击:裕庚“性贪鄙,工于逢上,刻待下隶”,并举例说:任意克扣厨子工钱,动辄对之施加暴力,致使使署的厨子旋得旋失。此外,裕庚还与日本一眼镜店因钱款事宜,险遭对簿公堂。此事使他名誉大损,以致届满凯旋之时,仅有日本外务部头等翻译官小林光太郎一人送行^②。

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还记录了其他几名使臣的事情。1902年,我国9名自费留日学生志愿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,驻日使馆为防止革命排满,拒绝保送。于是有留日学生20余人前往公使馆请愿,举行静坐。驻日公使蔡钧勾通日警,拘留了吴孙两人。起解时,吴稚晖跃入城壕自沉,因河水不深而获救。此事激起留日学生极大愤怒,联名致电外务部,要求撤回蔡钧,酿成了“成城入学”事件。王惕斋认为蔡钧“性平和而不吝,惟少外交才。当时学生之起风潮,非公使之过,实由参赞不肯为自费生送入成城学校之故也”。接着在笔记中详细地记载了事情的颠末^③,读来颇有临场感。

在另一则笔记中,王惕斋记载庚子年“东南互保”政策出笼的经纬。庚子年6月,慈禧太后发布宣战诏书后,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欲与驻日公使李盛铎商榷。但李胆怯迟迟不敢前往,在王惕斋的建议下,张之洞的心腹幕僚、时任留学监督的钱恂代而行之。由此形成东南互保之策。电稿传回国内后,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“颇佳纳之,即该排外之令,而为保护也”。因此王惕斋认为“互相保护之事,钱恂成之,而奖励卒为公使独得之”^④。

此外,笔记还记录了赴日甲午谈判使臣张荫桓、邵友濂的在日轶事。他认为“张邵两使,绝无外交手段,日人甚轻视之,日政府甚有不屑与谈议和事者。”而两使道经长崎回国时,“既不寓领事署,又不自租公馆,而寓居一西洋客栈。事事任意,不顾国体,日人知之传为笑语,旅崎华商闻之不堪其羞”。

最让人震惊的是,中日开战后,驻日外交官全部撤回国内,正巧王惕斋亦

①以上据《我国驻日公使琐事汇记一》,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,第39页。

②以上据《我国驻日公使琐事汇记其二》,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,第41页。

③《我国驻日公使琐事汇记其三》,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,第43页。

④《庚子年之我国公使》,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,第47页。

“乘法轮回国，舟中晤旧相识之译员及随员数人。其中惟罗、卢二译员谈论国事，颇顾大局，余所谈者，要旨游览街市尚未尽兴等说已耳。及至上海，则花天酒地，不复知有国事矣。”^①寥寥数语，揭露了国人一盘散沙的现象。

除公使级人物外，笔记还对其他一些外交官做出了评价。认为首届公使何如璋赴任时，举黄遵宪为参赞，范锡朋为横滨领事，继之有陈允颐、阮祖棠。上述人物，“明达有权术，作事不苟，且办理国际上之交涉，颇能回顾大局，保全国体，商民赖之”^②。此外，笔记对翻译杨锦庭亦不惜笔墨做了较长的记载。认为杨善辞令，能站在华商立场，据理力争，由此日人皆敬畏而不敢藐视。后杨在副使张斯桂、参赞黄遵宪的保举下，由通事转为翻译，受到第5届公使李经方的赏识等^③。

笔记对长崎领事余瑞不以为然，认为他“善逢迎，又工媚外，凡关于一己之利益，无不运动西人以得之”。第二届公使黎庶昌来任时，余瑞设宴款待，邀请他国领事为之说项，因此得以连任理事官。第三届公使徐承祖至长崎时，他又故伎重演，但徐承祖不为所动，新派领事接替。但余瑞竟敢拒交公印，并运动各国领事出函保举，以期再度连任。中法战争时，余瑞散布不实言论，长敌人之声势，寒国人之志气。“海外华商多憎恶之”。^④

王惕斋寓日时间长达四十年，与历届驻日使节过从甚密，是近代中日关系变迁的见证人。他晚年撰写的这份笔记，未必尽是历史的真实，但反映了真实的历史。尤其清末驻日使馆的人和事，鲜活具体，具有其他资料无法替代的珍贵价值。

【作者简介】王宝平，男，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。研究方向：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。

①以上据《国耻难堪》，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，第58页。

②《我国驻日公使琐事汇记其四》，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，第46页。

③《译员杨砚池逸事》，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，第54页。

④以上据《某领事无爱国心》，《独臂翁闻见随录》，第53页。